

◇水润南方 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二十多年前的某月某日，首次到南京，见到秦淮河，心里那个失望啊，这是我敬之畏之的秦淮河吗？怎么这么窄，怎么这么浅？而且，连个波澜都没有。后来到了深圳，在西乡河畔漫步，在大沙河畔拍照，在福田河畔发呆，再也不嫌它们小。它们比秦淮河小。这世界，没有最小，只有更小，我也已经习惯了小。深圳给人的直觉就小，人讲“大北京”“大上海”“大天津”，你听谁说过“大深圳”？

它或许是被这一个个“小水”给带小了。

小没关系，深圳的水多。“圳”者，田间水沟也。深圳即为“深水沟”。从另一角度考量，深圳并不小，其建成区规模全国排名第五，超过除广州外的所有省会城市。这样一个庞然都市里，有海，有湾，有湖，有河，有溪，有坑，有涌（读作“冲”），有瀑布，有井，有雨，还有的小河沟直接被称为“水”，唯独没有“江”。大江容易挤压小水，混灭了多种可能性。深圳想了想，不要它。

每年5月底的傍晚，我都会神经紧张。如果那天气温高且潮湿，那我就更要提高警惕，因为白蚁要出动了，它们要分巢，从巢穴中飞出来“谈恋爱”，“开拓”新天地，俗称“婚飞”。每到此时，我就开始严防死守，不能让他们入侵我家。

我家闹过白蚁，我曾被这有点“顽强”的小东西，折磨得做梦都在战蚁，我甚至开始研究它们的生活习性。白蚁路过，会留下一堆土黄色的“木屑”，那是蚁路，它们行进时，靠蚁路打“掩护”，以防被人发现。经过研究，我发现，灭白蚁真是个专业活，也有点折腾，最终辗转找了一家专业公司，采取了措施。

自那以后，我真的和这种小生灵较上了劲。它们喜欢潮湿，于是，我养成了在柜子放除湿盒的习惯，我还买了一台除湿机放在储物间里，24小时不间断工作……有一次，我带女儿有友和儿子小友去动物园玩，看到一种名为食蚁兽的动物，是白蚁的天敌，我们一度开玩笑：食蚁兽能不能家养？

千防万防，每年五六月和九十月，白蚁飞得猖狂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。

《红楼梦》中，晴雯与袭人的结局天壤之别。一个受尽委屈，郁郁而终。一个大笑出门去，嫁得如意郎。

只因为一个十锦春意香袋，大观园便来了一次大搜查。我不知道王夫人为什么一见到晴雯就怒火中烧。按说，晴雯是贾母身边的人，王夫人早该见过。可她一见晴雯“钗亸鬟松，衫垂带褪，略含春睡捧心之遗风”，便勾起火来。

这都是美丽惹的祸。晴雯深居简出，不过一个心灵手巧的丫鬟，怎么可能在贾府里学会纵横捭阖。

其实，晴雯在王夫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下，已非常小心翼翼地回答了。她首先表明不大到宝玉房里去，并且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，下一层有袭人、麝月、秋纹等人，她只做些针线活，还在不经意间说出自己是贾母派来的，也算是很巧妙了。可王夫人还是直接狠狠地说，明儿揭了你的皮再撵你。

王夫人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晴雯像妖精。可晴雯是处处谨慎小心，即使宝玉撩她，她也是断然拒绝，平时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可晴雯仍然遭此横祸，怎么接受得了。

那么这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王夫人

我是深圳一滴水

小水滴们一直在经历沧海桑田，除自我变幻，更有人力所为。他们填埋了几个湖，污染了一片海，给河水加上盖儿，然后呢，又疏浚了几条河，修建了水库，治理了污染。各种形态的水滴生了死，死了生。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，是某种意义上的必然。追求温暖舒适乃基因本能，就像早厕改马桶，茅草房变成四合院，四合院改成楼房一样。此即传说中的“以人为本”。大自然亦需纠偏，不能原教旨。尊重之，相互妥协就好，没必要见到改变就蹦高，深圳不就是“变”出来的吗？水犹如是。填埋了湖，水也没见少，打出一口井，水也没见多。对于水来说，只是从一个盛装器具跳槽到另一个器具。或水或汽或冰，它有的是应对办法。

水落伶仃洋，成了大水。它在深圳

旁边，没有加入，更像彼此观照。

立于水边，听泠泠水声。我看见鱼虾蛙鳖。看见水草、芦苇。看见云彩和楼房。看见逝去的亲人和朋友。看见成千上万年的兴衰。看见恐龙。看见地火与从天而降的陨石、冰川与原始细胞。看见宇宙的黑洞。看见微不足道又大而无形的自己。看见稍纵即逝和永恒……

水遮盖一切，又凸显一切。

我是深圳一滴水，是宇宙中的一滴水。与亿万水滴疏离又交融。

吾生于华北，长于东北，熟于深圳。影响我的深圳事物中，曰花，曰山，曰水。它们并无固定程式，一心要把人怎样怎样，而是浸染、熏蒸，一天天揉搓我，直至今日，仍在进行中。于是我写一本书，名为《街巷志：水随谁睡碎》，两个月后就要出版了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无意于概念性的整体梳理，只把零星的，被揉搓到的痛感与快感记录下来。有一滴痛触到你，那是台风扫到了深圳。

战蚁记

“婚飞”的白蚁，翅膀掉落后，如果能找到合适的环境，就要钻入泥土安家落户了。所以一到傍晚，我就紧闭家里所有门窗，最重要的是，得拉上窗帘，不能从玻璃缝里透出一丝光亮。但防守，总是它在暗，我在明。经常是我严防时，它不出现；我一放松警惕，它就飞来了。有友和小友的眼睛比我尖，每次都是他俩先发现白蚁的身影：“白蚁飞进来了！”我拿来电蚊拍，一拍一个准。白蚁还有“缩骨功”，还能从纱窗缝、窗户缝里钻进来。记得有一年，只有厨房窗户没窗帘，它们竟从关着的窗户缝里硬往里挤。

今年最惊险的一天，是我带着儿子小友去参加同学的生日晚宴。餐过半旬，小友爹发来微信：家里飞进快20只白蚁了！都被拍死了！晚餐结束，他开车来接我和小友，刚上车，独自在家的女儿打来电话：“妈妈，你几时回来？我又

在书房里打死了好几只漏网的白蚁！”待我们到家开门人，只见客厅里一片漆黑，为防白蚁，她一人在家都不怕黑了。

白蚁“婚飞”厉害的日子，我看到微博上有人说“简直像下白蚁雨”“口罩里钻进了白蚁”……不过，我最近读到沪上作家沈嘉禄老师的一篇文章《菌子与白蚁的美美与共》，第一次听说了，美味的鸡枞菌与白蚁居然是一对共谋。嘉禄老师写道：“鸡枞菌长在白蚁的蚁巢之上，在密林深处的潮湿环境里，蚁巢培养了鸡枞菌菌丝体，鸡枞菌的根部一直伸向蚁巢菌圃及周围环境，滋滋地吸收营养。勤劳勇敢的白蚁每天朝九晚六地工作，无意中将菌种传播至远方，有利于鸡枞菌家族的兴旺。什么叫‘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’，鸡枞菌与白蚁给出了完美解释。”最不可思议的是，“鸡枞菌吃起来有一种动物蛋白的香味，就要从白蚂蚁身上找原因。”

神奇的大自然，无奇不有，我最讨厌的虫子，居然也有神奇可人之处。不过，城市的灭蚁，还是得跟上，它们与菌子的美美与共，还是去山里吧。

孤僻又狷傲。在怡红院本已着了风，此时得不到调养，病情愈加严重。贾宝玉这时候来看她，那种感激之情无法言表。贾宝玉拿了一只散发着油膻之气的碗，斟了半碗茶递给她，并无茶味，且咸涩不堪，可晴雯却像得了甘露一般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

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晴雯做了两件大胆的举动。先是狠心咬下自己葱管一样的指甲，再是脱下贴身红绫小棉袄，而且把这两样代表着自己的身体和身心的东西，珍重交给贾宝玉。她是因纯洁被冤枉，此时此刻，她又混沌而忘情。晴雯十六岁的人生是短暂的，她无法承受人世间的复杂和无情。

晴雯去世贾宝玉自是伤感思念，情不自禁做了一篇《芙蓉女儿诔》。他对晴雯的评价之高，空前绝后：“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；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；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……”

晴雯带着无法昭雪的冤，带着无望的爱，带着悲愤的恨离开了。她的离开预示着红楼衰落的开始。大观园里，那么多模糊混乱的身影，有谁比晴雯悲怜？她就像一只蚂蚁，被随随便便地捏死。窦娥之冤尚有人昭雪，可晴雯呢？

◇文史网落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；青阳县屈原学会会长；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

谁的眼泪在飞

对晴雯赶尽杀绝呢？

王夫人发怒说的话，有许多是丫鬟们同宝玉的私语，以致丫鬟们面面相觑。这是有人将她们平时说的话统统传到王夫人那里了。也就是说怡红院里出了间谍。

其实，我们不难推测。晴雯最瞧不起袭人“偷试”、碧痕“洗澡”、麝月“上头”等猥琐行为，等同于卖身承欢。关键是晴雯不该将其一语道破。晴雯得了一时之快，却无意将家丑外扬。这是王夫人等不能容忍的，也是袭人等急欲承欢的丫鬟们所痛绝的。

这一次大观园通过抄家，赶走了司棋、蕙香、人画、晴雯以及一干唱戏女孩，共有十几人。其中，晴雯最冤！

晴雯是个孤儿，乡籍姓氏不可考，从小卖给赖大，十岁时又被赖大孝敬给贾母。本以为过上了好日子，一切顺风顺水。谁知突然被赶了出来，犹如晴天霹雳。她竟然无处安身，只能投靠姑舅哥哥吴贵。晴雯从小缺少关爱，没有家庭温暖，养成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，